

集部

松桂堂全集卷三十六

吏部侍郎彭孫遹撰

平蜀頌

臣聞仁聲淪洽德以覆物為弘義問宣昭功以安民為大所以舞干羽於兩階尚有徂征之命執玉帛者萬國猶行後至之誅由來神武之朝不廢驅除之畧況乎八荒在宥六合為家尉置東南廣斥朱鳶之境候通西北

遠包玄菟之亭

皇帝握寶筴而拜圖履泰符而凝命

紫微帝坐獨運機衡赤縣神州咸歸户闥靡不躋之仁

壽煦以陽和山棲谷飲之民喁于而向化歲貢終王之

后拱揖以從風而乃且蘭被發距命輿戎上負

國恩下滋民害脅驅我吏士搖蕩我疆陲於是

張九伐之威鼓同仇之氣先平闗隴旋定甌閩清海來

歸蒼梧内附金戈西指則洋鳳風靡鐵騎南馳則衡湘

草偃制勝
廟堂之上收功俄頃之間若乃蕞爾蠶叢狡馬兔窟園
名橘柚未修貢於職方舞號巴渝莫覲容於樂府懸巢
之燕自矜堂奥之安蹈井之蛙妄詑江湖之大豈不以
雙流漭沆五屼巑岏逋我刑誅寛其歲月者乎然而幅
員萬里何論黑子之偏隅天下一家忍見蒼生之塗炭
爰申
天討用播

皇仁將軍臣王進寶躬自先登志無後顧度金牛之峽力不假於五丁據石燕之峰坂無虞其九折長驅劔閣進克閬中偽將既殲渠魁就縛提督臣趙良棟氣吞狂寇身啓戎行裹屝草以攀崖遂開棧道浮木罌而絶渡竟涉嘉陵截白水之上流百濮襟喉盡扼克錦官之要郡三川版籍全收遂乃卧矢櫜弓擊牛釃酒芋區不擾花市無驚右粥左飧玉壘之秋毫靡犯前歌後舞錦江之春色依然從此破竹先聲建瓴直下揚旌洱海弭節

牂牁二十八宿張天維於井鬼之躔一十二州包地絡於筰卭之域在昔臨衡之舉因壘而崇降常武之勲陳兵而徐服以今方古曾何讓焉夫庸蜀之區夙稱險遠公孫因而躍馬劉𢧐於以閉關峻阻自防剪除不易今則壺漿迎道枕席行師衡飈擊雛鵲之巢齊斧抉蛛蝥之網三巴殄定曾不淹旬雖曰師武之功實則

聖天子之威靈所致也臣侍從

闕廷獲覩斯盛謹稽首頓首而獻頌曰

於昭有赫祚我
皇清天人協賛河嶽呈貞柔遠能邇偃修文偃兵攝綱九
有振維八紘蠢爾西陲蔑常亂紀乃奸王畧以煩疆吏
矯矯虎臣授兹雄鉞鞠旅陳師有征無敵一收閬郡再
舉蜀都渠師受剹逆臣就俘波激山摧飈馳電駛底定
三川揚威萬里
至仁弘貸舊染咸新民歸如水
聖澤如春彼溺斯援彼饑斯哺

王師之至式歌且舞䕫巫東畧卭雅南來人皆樂土田
不汙萊繹甲投戈義風遠扇絶徼輸心好音草面昔在
殷武用伐鬼方四方式辟亦美宣王矧茲梁益非云荒
服
清問下民其何不速出師獻馘役不淹時國無刑刓人
不知罷書同軌一垂拱以治千秋萬禩式鞏
皇基
聖德頌

臣彭孫遹稽首頓首上言竊今七月二十一日

皇帝賜羣臣宴于瀛臺有侑幣焉終宴授爵無筭咸具醉飽復賜太液池所産蓮芰屬羣臣母入謝既禮成而退筐篚之頒塡咽道路歡呀踴躍恩淪肌髓臣遹備員翰林實與末席伏自思念翰林之官以記述詠歌為業而臣以講官日侍

皇帝於弘德殿聖神文武之德皆親所覯記叨承

恩澤於諸臣特厚今又與於禮食飲仁而飫和雖才質

篤下敢曠墜所守使盛美缺焉而不記謹上
聖德頌一篇仰塵
睿覽冀以宣示中外傳信史冊臣適不勝屛營激切之
至
皇帝踐極德浹四維受天景貺昭融赩曦五律叶行雨
暘以時同文并軌天下一家黃髮稚齒鼓舞謳歌推功
歸德
皇帝曰咨太平之效匪予敢私疇輔予善疇拂予違卿

大夫士俾予以治是年七月
幸于瀛臺乃設禮食以饗官師膳夫飭具大僕相儀罍
水在東洗篚在西酒正告備沈泛醴酏肆之上尊圜方
別宜有蒲有莞几席鱗比門者引納升階攝齊翔翔濟
濟立於殿墀
帝曰來汝式燕于斯爰有侑幣五組棽離羣臣稽首上
衡奉持退就位著各有等㲁銂羹脯醢糗餌粉餈酒無
筭爵籩豆有加醉飽歡喜其容委蛇咸進滕爵再拜致

詞疇人失職歷象僭差

皇帝敬天與神合謀履端舉正先天不違煌煌

宗祖顯承是詒

皇帝纘緒夙夜紹衣有嶶其音

聖母燕喜

皇帝大孝百福攸綏有洊其雷邦家之基

皇帝式穀止於至慈惟滇閩越為盜之魁

皇帝敷德東手自歸守吏來告民阽于危

皇帝旰食憪然念之散幣振廩民以不饑稽古典學淫
衺屏除黜矯虔吏刑措不施選賢睦親禮惇樂諧乃兹
功德願銘鼎彝
皇帝曰吁樂不可滋毋狃治安怠於永久臣適陪列實
聆訓詞俯循職業簡牘是知敢不有述而曠所司矢音
作頌傳示來兹
皇帝釋奠于闕里頌
臣聞三才懋建作極者惟皇六位時乘亶聦者惟后故

有禮樂刑政以為宰世之權有中正仁義以為綏猷之準自河洛苞符以後曁帝皇禪繼之年莫不兼作君師總司治教龍章觀象即開道法之宗鳳扆當陽迭啓見聞之緒皇皇乎郁郁乎斯無得而踰也周德既衰典章攸斁夏正歸藏之學溯二代而無徵緝熙執競之心歷數傳而寖晦於是玉麟授簡洩天瑞於素王珠緯儲精吐靈徵於元聖秉覺民之木鐸握定世之珍符繫易象而作春秋刪詩書而正禮樂王事備天德明軌則咸昭

彝倫式叙益九皇之軌躅獨萃平鄉七聖之源流同歸洄水矣兩楹告夢諸子雜興正學裒微羣言淆亂非無英君誼辟恢大業于方新學士大夫探微言于將墜而道風猶鬱治化未醇然則代閲千年緒分百氏而欲六五帝四三王闡虬圖攬鳳徳使景星慶靄腫麗于中天玉節金聲鏗鍧于中古自非

聖人而在

天子之位其道無由也

皇帝纂述丕基撫定方域聰明睿智質亶於生知文武
聖神德全乎廣運天策內攄而八紘風動威弧外指而
六合雲行黼幄澄懷則
宸鏡徹圖書之緼彤泥發檢則
奎章摛日月之華緼瑟而協氣同流垂裳而兆人自理
大猷升矣皇風穆馬然後憑軾南巡結旌東邁
躬臨闕里謁祀尼山詘
萬乘之尊修嚴師之敬威儀既秩典禮有加

睿藻鋪宣大文炳煜褒衣博帶之士踊躍而趨風瞻雲就日之民咨嗟而觀化臣以謭陋備職禁林遘會休明宜有宣述茲又欽承

諭旨校對

聿魯盛典一書竊以為

皇帝德化娩於唐虞道統承於洙泗以聖合聖以心契心鴻章鉅典洵簡册所罕聞而古今之希覯也敬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璇樞啟泰瓊筴迎長三階有謐七曜重光丹蓂集陛紫菌生房道洽政治於惟
聖皇上繪下絺左干右羽奮萃禮園翱翔書府衢室採風明堂稽古萬彙順成百昌蕃廡至仁普濩淳化龎風受球冀北鳴鑾兖東泛瀛槃廣踐嶽侔崇謁祠先聖展禮滋共乃戒乃儐乃洗乃盥廣樂在懸黃流在瓚薦號几筵登歌絃管俎豆之容愉愉衎衎越若遂古儀象昭垂以治以教作君作師羲軒首出勲華代推禹湯文武

羣聖同規嶽嶽尼山洋洋泗水祖述先型憲章往軌斯
理未泯百世以俟道統攸歸在
今天子河珍剖韞洛寶開鍵道貺静契德符動宣光闡
經術罷貢儒先聲漸教訖民陶物甄貞觀者天貞明者
日炳炳
皇猷巍巍
聖德　臣阃禁𢈔丹鉛是職稽首頌颺式示無極
幸闕里頌

臣聞道綜百王者天下莫之與京也澤周百世者天下莫之與較也是故羲農以降列聖相承業炳一時事傳千載而折衷其上下斟酌其源流則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孔子生於周末上承堯舜禹湯文武之統道大莫容窮居以老繫易彖而作春秋刪詩書而定禮樂以明天人之故以鏡治忽之源以究極夫萬事萬物之理由是彜紀修明教術詳備聖人之道粲然大著于天下後之人奉其遺規循習而訓行之上之可以平治天

下下之亦可以自治其身心以馴至於寡過是人倫之至道法之宗也葢堯舜禹湯文武以帝王之權納民于軌物其為事也易孔子以韋布之賤立言垂憲其為事也難難易之間功德之所隆殺也至其體備中和行無轍迹仕止久速一因乎時動静語默無之非教則孔子之道又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者也絜能比量其不可與凡聖同年而語也明矣孔子既歿正學㝗微百家並興羣言淆亂間有純篤之儒闡明墜

緒卒無以大行其道而一二英君誼辟亦無能舉天下以純王之治然則生乎千載之後而欲遠承千載以前之統以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隆自非聖人而在天子之位其道無由也

皇帝丕承基緒撫有萬方有聰明睿智天亶之資有齊聖廣淵日新之德垂裳致理武偃文修貞觀法乎乾坤緝熙光於日月臣叨居禁近日侍

經帷竊從敷對之餘仰測高深之蘊而知

上聖之興乃天啟之以寄君師之任貞元契合非偶然也歲之十月問俗東巡親詣曲阜謁祠於孔子展敬致拜述德成贊一切典禮視古加隆于時大夫卿士典司耆耇之屬攝齊以觀咨嗟興嘆咸謂皇帝詘萬乘之尊而修匹夫之敬向道之勤如此昔宋部雍嘗有言曰三皇之化民也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夫以道為化民易俗之本者是醇悶之治也豈僅僅帝王功德云爾哉臣以儒官玥筆陪從紀述司存敢曠所

守敬書其事於石而綴之以辭曰

貞元之運五德相因越五百歲乃生聖人勲華肇起忠質迭用孔子繼之實承道統上律下襲祖述憲章奠立人極綜貫百王道大不行身隱不見刪述六經垂此彝憲其憲維何是經是程王事以備天道以明惟天與地三才既判不有孔子孰參而賛惟帝與王一中代傳不有孔子孰為後先三代以降異端蠭起仁義充塞綱常日圮賴有孔子教思無窮人心不泯大道昭融紹往開

来百世以俟作君作師惟

聖天子

皇帝之德敦敏徇通典學終始一道同風時廵東究紆

駕於斯展儀備物修敬致祠弦歌於堂下有鼗管爼豆

之容愉愉衎衎如奏金聲如聆玉磬廣樂九成宫牆數

仞莫高尼山岱宗為小莫深洙泗河海行潦高之斯仰

深之斯挹仰之挹之睿文有述濟濟多士来遊于門褎

衣觀禮載欣載言謂孔子聖體臻道妙謂

皇帝聖治我文教綏猷敷典育德振民纂承列聖扶掖羣倫顯烈鴻謨昭兹来許敬刻斯文式示終古

東巡頌

大清受天顯命誕畀丕基肇造區夏為生民主

太祖太宗襲之以武功洽之以文德既乂既安大統以集

世祖繼之殖有禮幹不庭一戎衣而永清四海六合之內西被流沙東漸于海爰暨朔南廣輪萬有餘里靡不慴然賔服就我疆索

皇帝纂承大寶膺下武之運世德作求不懈於治敬天勤民明禮勅法用賢绌不肖以匡釐庶政含生之類霑溉德澤熙熙然各得其所外户不閉天下大同

皇帝乃端居深念欲銷兵罷候偃草修文益務與海内休息而一二桀驁之師負其險遠阻兵自強首鼠不前以抗我命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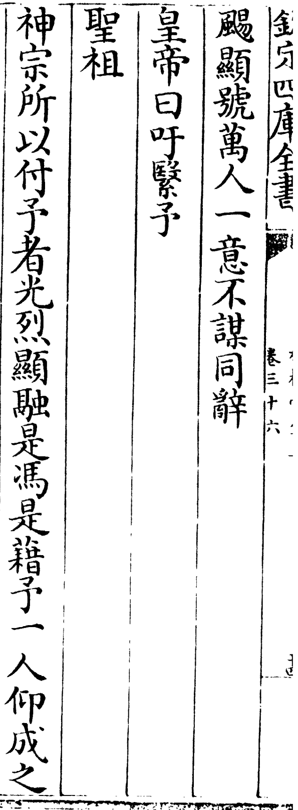
皇帝赫斯一怒龔行天誅數年之間舉八閩收兩粤定秦隴平滇南皆沈幾默運指授神謨以折箠笞之曾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元兇巨憝莫不望風欵附自縛

闕廷

皇靈遐布溥海震慴方域之外負山阻海之寇自累代所不臣職方所未隸者亦皆稽顙請吏願為編氓窮陬荒裔鳥言卉服之國靈鼉珎獸殊琛瓌寶之貢後先麇至郡縣之吏以瑞麥嘉禾神鳥甘露之祥來告者歲無虛月於是文學掌故搢紳先生之徒咸謂

皇帝功德崇閎登三王邁五帝不升介邱無以告成功



颺顯號萬人一意不謀同辭
皇帝曰吁繄予
聖祖
神宗所以付予者光烈顯融是馮是藉予一人仰成之
不逮其敢有越志無亦惟是四海之大九州之廣匹夫
匹婦者有一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余則憫然念之廼
旁搜典章博稽耆耇類於郊壇告於宗社渙發德音推
恩海內于二十有三年十月東廵狩至於齊魯之邦引

見高年採聽謠俗興賢獎善修禮正刑簡別吏治咨求
民瘼躬自親歷罔不周悉于時
車駕所至行道不迾宮館不除屏去縟儀事從簡約二
東之民望屬車之塵者皆歡喜動色相告廵狩之事既
畢遂升於岱宗燔柴祀天旅望以秩祝號牲幣一凖乎
古蕭香始薦神光淑熹天人協和休風四塞百辟卿士
駿奔在列目擊心維踊躍蹈舞僉曰於休哉
皇帝之德昭灼於上下充被於四方淵契貞符川臻山

委以紹明三后之光命其昌以加諸昔在有虞氏五載一巡狩有柴望之禮姬武受命時巡以祀海嶽亦有陟其髙山之文並垂訓於典謨流美於三頌炳炳麟麟于今為盛葢一歲四巡以承宗廟至孝也行慶施惠以達幽隱至仁也展義觀風以飭官守盛治也一道同風以恢洪緒大業也若乃望祀射牛之儀泥金檢玉之說則雜出讖緯之書為聖人所不道自三代以上未之有行也

皇帝執謙履約辭尊號而不居却封禪而勿舉省方觀
民一遵古典大禮既成遐邇訢豫茂實鴻名古今無兩
是宜銘諸金石以貽示於萬萬世臣適謹拜手稽首而
系以辭曰
若稽古后勛猷炳煥省方設教盖取諸觀
皇帝親問時乘六龍言巡所狩於山之東是山之東神
畿肱股襟帶幽燕灌輸吳楚其風肆好美哉泱泱我
皇之來威儀有常結旌於車不舒不疾止不宿供行者

不遲我
皇之來匪豫匪遊亦有咨度亦有咨諏孰雨而暘孰墳而埴筐篚錐刀孰吏失職
皇帝曰咨咨汝東人蠲苛滌煩巽命以申惟此東人昔猶菜色今飽而嬉有椒有飶惟此東人昔無袴襦今安且燠子曳我婁東人大和歡喜嘔喻
皇帝至仁使我安富非惟富之又訓諭之同律合軌納價陳詩乃進守臣方嶽之下爾藩爾屏爾民爾社侯義

宣譽納言試功大明黜陟罔不恪共遂升泰山周覽四
極柴望之禮如古品式天施地貺景象著明神人交暢
百福來成羣公卿士咸拜稽首進而致詞
皇帝萬壽
皇帝之德聖神文武宣昭義問洋溢聽聞彼盜之魁如
芒三蘖攘之剔之我斯無鈌有逋者寇累世不王昔也
鱗介今也衣裳芒芒大荒是不一國萬里來庭稽顙匍
匐外內輯睦人民樂康

皇帝欿然視之如傷屢降德音蕩滌更始復役賜租宥過赦罪僵者立起道暍以蘇膏澤布濩淪髓浹膚匪直也東濟河海係九垠之際六合之内兵草不試刑厝不施太和盎溢萬物熙熙豈無天行祈寒暑雨民則不恐託命

聖主乃知

帝力溥博鴻厖雖有水旱不病堯湯以永昌圖萬年景爍羣臣頌功刻銘東嶽

聖武頌

臣聞上天之生萬物也春和必繼以秋嚴聖人之治萬物也仁育必兼夫義正是以文武異宜互為經緯賓師殊政相與後先軒轅治涿鹿之兵夏后振有苗之旅頌稱殷武克彼鬼方雅美周宣截兹淮浦皆以萬乘之尊統元戎之重聲明九伐張皇六師樹駿一時流鴻千載覺乎尚矣斯可得而言也

皇帝體神聖以開天建中和而立極深仁厚澤容保無

疆泰運貞符升平有象朝宗萬國天下一家凡茲受氣
含靈皆在並育並生之内即至窮荒大漠悉為不侵不
叛之臣而厄魯得噶爾丹者假息迤西遊魂塞北負其
狡猾之性恃其荒遠之形滔天反覆逆命戕民不有剪
除其何休養
皇帝乃密運睿謨誕敷英略龔行
天討
親統中權吉祀精虔軍旅嚴翼千官景附萬騎雲從

帳殿九重
旌門八陣羽林迹射之士為虎為貔犀渠鶴膝之軍如
荼如火長驅廣漠之鄉直擣空桐之外於是
發縱將帥
指授機宜一掃狂氛膚功立奏受降執馘逐北追奔收
獲既多俘斬甚衆戈甲之積如山馬牛之量似谷然後
獻凱鳴鐃
回鑾結旆告成飲至疏爵策勲中外罔不清寧神人胥

為說豫臣叨在班行覩茲盛美尋其端委伏自思維從來負固者雖遠必誅干命者常刑罔赦噶爾丹素稱凶黠久合鉏夷
皇帝未忍加兵累申
勅諭調人出竟為平蠻觸之爭貢使叩關還予牲牢之數及其稔惡怙終罔有悛革
六飛遠駕率土同仇
聖德動天三靈協應所以春氷未判而豐草芊綿甘井

方疏而清泉盎溢士氣自倍醜類咸殲極我兵威遂無遺種而弛弓矜甲不行後至之誅掩絡張紘寧有前禽之逸此以見

皇上智勇自天神武不殺如天地之含弘如日月之照臨如風霆之奮迅如雷雨之昭蘇巍巍乎赫赫乎

德莫盛焉

功莫隆焉故比地則遠於涿鹿計功則速於有苗槩勢則難於鬼方成功則大於淮浦自五帝三王詩書所載

推校功德誠莫有尚於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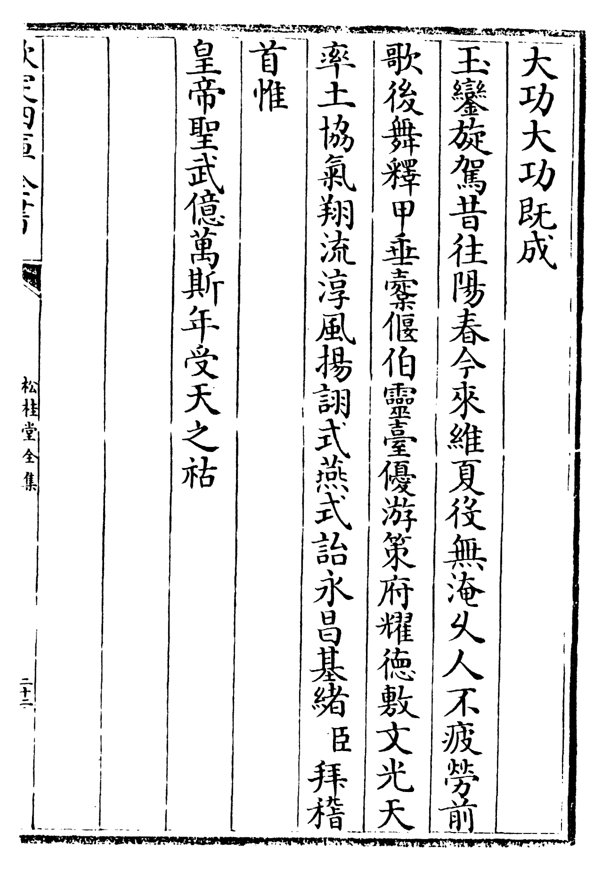
皇上者也不揣固陋敬上

聖武頌一篇庶以鋪宣景烈傳示無窮頌曰

皇帝上聖秉籙乘乾金樞奠極玉鏡澄天珠囊學貫丹扆道全禮修刑厝教訖聲漸昌期隆鑠景運升平雨暘時若品彙咸亨民歌樂只物詠由庚飲和食德以阜以成混合車書幷包區宇九譯咸賔八荒即叙有截來同無遠不舉蠢茲醜類敢亂天常婁婁豺豕侵彼鄰疆彼

則奔命入吽九閶
皇帝好生未加威殛訝士受成匡人觀慝至再至三申
之教救許之朝貢寬之出入執訊獲諜不膏鈇鑕乾覆
坤函蠕動喙息曾是凶頑而猶容糉臣拜稽首惟
皇帝聖武昭玆
大德怙惡干誅戕我人民聳我邊隅狡焉思逞妄有窺
覦
帝心赫怒是剪是鋤

六龍于邁萬騎齊驅精嚴師律淵邃
神謨乃啟戎行先聲遠邑分甘均苦隃沙越嶂涌涌流
泉欣欣挾纊虎旅蒙恩靈穹篤貺桓桓武臣惟羆惟熊
左掎右角霆擊雷衝如掃秋籜如熇飛蓬靡鋭不破靡
堅不攻草薙禽獮塵清幕空鹵獲無筭追奔絶蹤降之
執之萬口喁喁馬牛在牧軍實盈充若稽古烈疇克比
隆臣拜稽首惟
皇帝聖武成兹



大功大功既成

玉鑾旋駕昔往陽春今來維夏役無淹久人不疲勞前歌後舞釋甲垂櫜偃伯靈臺優游策府耀德敷文光天率土協氣翔流淳風揚詡式燕式詒永昌基緒臣　拜稽首惟

皇帝聖武億萬斯年受天之祜

松桂堂全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松桂堂全集卷三十七

吏部侍郎彭孫遹撰

徐擅青和無題詩序

夫美人香草初傳要眇之音落葉秋風始發清微之響離憂欲寫綺語斯標以至平子同聲秦嘉贈婦子建閨情之什安仁内顧之篇靡不掩抑深情纏綿古意擲芺蓉以憐子餉芍藥而將離司馬東鄰層波相屬脩靡南

户媚體横陳下及温李之儔彌極哀淫之思春蠶蠟炬相如形似之工彩鳳靈犀明逺遥深之致言情之製亦為優矣徐子擅青人稱比玉才勒兼金士秀之藻筆精華獨妍宮體偉長之麗心文質寧媿詩人屬和無題一時絶調湘毫未染已有雲烟鳳紙將舒先聞鄉澤貌逺山之隱約翠黛紛流狀新月之纖妍芳塵欲動擬人固帝天之列擒詞亦春雪之班非無紫褒吹簫不少紅綃持拂蕙櫋蘅薄地已異乎庚宗絳樹青琴曲彌髙乎子

夜洵乎雙心一意形影合而不離萬代千齡情塵銷而不滅
可以下驅北里上駕西崑屈宋合毫和韓掩藻者也

逝者集序

禮朋友之喪墓有宿草則不哭說者謂宿草者歲月一周猶兄弟之服朞也葢古人之於朋友其重也若是自伐木廢朋友缺以至於今莫有能善是者也讀趙子逝者一集庶幾猶見古人之義雖江淹思友之賦沈約感舊之作未或過之如僅以組織為工情文為勝則天下

能工之士多矣當必有賞之者

錢仲扶文稿序

往在壬辰之歲與錢子幼日仲扶定交于時同研席者二十有餘人幼日眎余五年以長而仲扶與余同甲年甫弱冠也余兄事幼日弟畜仲扶以道德相琢磨以文章相砥礪二十年殆猶一日益三人之交如昆弟誼也如是仲扶髙才絶學十倍於余當講道論文之會僶仰不逮恒心畏之意謂鼓行以張吾黨之色必仲扶也先

者甲午之秋余與曺子飛雍同舉於鄉箴揚在前對仲扶每有愧色自後十餘年來仲扶學益邃而文日益有名焚舟而濟者數矣余與飛雍先後舉南宮而仲扶猶浮湛諸生中豐才而約遇夙知而暮成是誠大可異也仲扶當三北之餘意不自得而余獨深信之以為才如仲扶豈有長貧賤者每當三載賔興棘事垂竣輙為同里諸子言吾之鄉有歌鹿鳴而登天網者非他人必我仲扶也如是者以為常而言往往不驗余終不以言不

見售而遂自飲其言仲扶亦因余言益自信也今仲扶何如哉聯登禮闈名滿京國其所著作吐金含玉邈後凌前懸國門而走海内詎不稱一時極盛然以仲扶之才而積累遲久以至於今遇雖盛而亦稍晚矣仲扶雖晚遇乎自為諸生試高第聲譽隆起垂二十年天下雖廣操觚之士雖衆容有不知仲扶者是無待於今日即今日之文具在有心目者皆能欣賞而誦法之也又奚待於余言雖然仲扶之文天下之人則既知而信之人

無間言矣若夫知之深而信之久且彌篤者此則無論天下疇昔筆硯之伍二十餘人之中要未有過於余者也故於其稿之成為叙述其大致如此以見文章聲價有在且以見吾兩人生平也

陸未菴先生詩集序

詠歌之道與著述並垂不朽古今作者或憑弔以興懷或贈答以相樂靡不往復纏綿一唱三嘆然其境趣各殊風流迥别姸媸之奏觸境而生聲凄緩之音緣情而

發響是猶吹萬於山林殆有不可得而强者也曩歲與
耒菴先生同隨計京師即其容如挹千頃之陂聆其言
如入芝蘭之室已心儀其為有道君子今春復得盡讀
其詩髙雅朴茂足以追美風騷凌轢中晚益先生常官
宣府宣府為秦時上谷地左顧居庸之險右臨雲中之
固赤城之塞故壘風埃金蓮之川平波霞綺輶車所至
慷慨留連往往含吐英華發抒壯采故其所為詩雄渾
恢竒卓然足以垂世燕公江山之助庶幾似之昔司馬

子長謂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昌黎之論子厚亦謂非竄逐湘南必不能自力於文以必傳於後今先生以董晁之才當右文之世長公褰帷於嶺外次公視草於禁庭一門之内盡是琳琅賡從之閒無非珠玉以境遇之盛如彼而詩詞之工如此將古人之言有不盡驗於今者耶不然則天才超絶固非操觚授簡之家所得而彷彿其萬一也余既獲交於長君孝山而先生之壻沈子融谷與余同學少長相狎知先生為深是烏可無一言

以為之序雖然余固不可以無言言亦何足為先生重譬之運斤於般郢之門執轡於造良之側斯亦顔之孔厚矣

西堂雜組三集序

嘗讀史至漢建元元光之際始興起文教招選茂異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唐至開元中始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發揮典籍於時漢唐之興近者六七十載遠者幾及百年雖賁然文明之飾日不暇給焉夫以

武帝之廣延豪儁號稱右文當時儒雅文章之臣吾邱以格五進枚皐以俳優畜董生以病免長卿以園令終子長官乎卜祝之間耳唐二張公位遇既隆文章尤盛而文貞未極諷諭之才曲江未窮著述之體千古之下不免遺憾然則才之難兼而遭逢之不易易葢巳久也當今天下治平烽火寢息

天子嚮意文學登進儒臣與之講論五經六藝之書茂明先聖之緒數年之間治烝烝日進於古士幸生其時

皆濡毫舐墨思以文章自顯而吳門尤悔菴先生著褎
然出其間先生著作滿家向以文章名海内所撰西堂
雜組馳驟於藝林洋溢於人口已非一日其初集少時之作
世祖皇帝讀而善之者也二集罷官閒居之所為作也
比年以來身隱而文采愈彰年老而藻思愈壯好事者
因蒐而輯之為西堂雜組三集嗚呼以先生之才兼著
述諷諭之長又受知
明主列官禁近排金鋪而直玉卮讀先生之文考先生

之遇撫今追昔其與諸賢相去何如也方且絢思道德
揆藻天庭巨麗之思雲流泉湧山龍黼黻之觀粲然備
矣雜組云乎哉

趙子策稿序

天子御極之七載允禮臣議復八股之制海內懷鉛握
槧之士請趙子之文以為矜式者百舍重趼而未有止
也閱兩月梓既成余讀其文而重有慨焉曰嗟乎窮達
之數豈不以文章為憑哉文者心聲也其昌明博大和

平肆好者聲之正者也其雄放離竒汪洋自恣者聲之變者也得聲之正者為大吕黄鍾為金宣玉節若是者宜明堂宜清廟得聲之變者為山林畏佳為皐壤摇落若是者宜藪澤宜江湖聲異也而人之遇合即因之豈非根於心而發於言者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耶往予學為縱横排宕之文雲譎波興詭蕩而無紀當其時竊沾沾自喜以為足以成一家之言而十年以來放棄林澤行吟憔悴詎非噍殺激楚之聲有先為之兆歟令趙子

之文純而和閎而肆有大醇而無小疵上之瑞世華國豐年之球琳下之救靡起衰儉歲之粱稷其為盛世之音也審矣為吉人之言也亮矣于以鼓吹休明鋪張鴻駿固不待視玉堂之日而始信也抑又有說焉趙子之舉于鄉也以帖括其舉于禮部也以對策對策一變先巳不脛而馳四方矣今之問世者皆其賔興之先資雨𥟖雪案之所得也夫古今文章之事異曲競工兼之者鮮兵事積貯之謀班馬所不能為典引封禪之篇晁賈

所不能作以趙子經濟之優長如彼而經術之湛深又如此是古人之所難者無非趙子之所擅也將世之讀其文者即以覘其異時之功業又豈獨髙文典冊足以潤色太平而已哉

汪柯仙五十壽序

古之祝壽考者始于祝嘏之詞燕饗之樂儷之以山阜岡陵申之以受福錫祚雖期以千萬年不為侈大率出于臣子之歸美其君上不下逮也南山蓼蕭之詩上之

所以期其下而其詩曰遐不黃耇萬壽無疆與天保既醉諸篇初無異指葢古者君臣賔友之間所以贈答而頌禱者皆以壽為首稱矣箕疇之五福其一曰壽先儒之說以為五福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可使之慕而嚮壽為人之所尤好故以先四福焉則知年之貴于天下也尚矣自古以迄今自貴以逮賤莫不有同然者也世衰俗易禮樂之意寖微今人遂以生辰為壽浹十旬必祝其禮似遠乎古然其稱觴燕喜升歌介祉則猶有

祝蝦蕆饗之遺意存焉未可盡廢也新安汪子柯仙生五十矣以清和之穀旦為覽揆之辰其宗黨親姻咸欲徵一言以為侑爵之詞而謬授牘于余余惟頌禱之詞徵其所可信不徵其所不可信噓吸吐納餐英咀華侶洪崖而揖浮邱此說之不可信者也居隆平之世聚順蹈和康寧而好德敦善行而不怠此理之可信者也則試以夙昔所習聞篤而可信者以為汪子祝可乎昔北海徐偉長之言壽也有三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

有行仁之壽當今
天子寬仁庶政釐舉溥海之内投戈寢羽風雨以時燠
暘咸若人生其間者熙熙而遊燕燕而息有和親康樂
之風而無疵癘夭札之氣柯仙又生山水清淑之鄉承
世業之餘陰履豐席豫乘堅而策肥其才力可以致通
顯躋華膴而冲和恬粹上之無圭組之累以梏其形下
之無困衡之事以攖其慮可以彌性優游坐臻大耋此
所謂王澤之壽也素封之君類皆廢著以鬻財會計纖

嘗交不越境内名不出里閭柯仙有士君子之行又性好交游所至必與其賢豪長者相結户外之屨恒滿贈縞獻紵殆無虚日一時名卿賢大夫聞柯仙名者靡不倒屣候門納交恐後負元龍湖海之才而屏君卿任俠之習無單行焉無汚名焉斯不亦聲聞之壽乎新安之汪素稱甲族朱輪華組炤耀宇内而柯仙謙約自牧不以門地自驕善事二人篤於友愛與人忠執事敬内外宗族待以舉火者恒數千人咸能分衣推食終始無怯

即有一介之士緩急造門雖非其平日雅遊亦必傾筐倒庋以任恤其有無往往折券不責報如是者數十年無德色無倦容仁者必壽斯又其灼然可據者也持是道也以往雖籛老之齡喬松之壽不加于此矣又何必博徵遠引晞朝陽而潤靈瀣然後可以享大年邀遐福哉或曰子之言則既然矣五十而壽禮與曰記不云乎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夫古人引年之典惇史乞言

緝御授几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如是其隆也而必自五十始則今茲之祝諄哉其有得于禮也自是而十年而二十年而三四十年年日益進德日益劭神明日益茂將有頌之不勝頌者予且執管以待之矣

衍波集序

昔楊用修先生有云詩聖如子美而集內填詞無聞秦少游辛稼軒詞極工矣而詩殊不強人意疑填詞一道便為獨藝其說是矣以觀于阮亭則容有未然者阮亭

天才超絶下筆驚人詩歌膾炙天下為當世宗匠時于鉢吟燭唱之餘發為長短調靡不含英咀華引商刻羽豈非同工兼美度越今古者耶然世但知阮亭詩詞能同工兼美如此而不知單行阮亭之詞又未嘗不吐納諸家具有衆美也試讀其衍波一集體備唐宋珍逾琳琅美非一族目不給賞如春去秋來二闋以及射生歸晚雪暗繡盤雕屜子離騷史公貨殖等語非稼軒之託興乎楊子江上之風高雁斷蜀岡眺望之亂柳棲鴉非

坡公之弔古乎詠鏡之一泓春水碧如烟贈雁之水碧
沙明參横月落遠向瀟江去非梅溪白石之賦物乎楚
簟凉生孤睡何曾著借錦水桃花箋色合鮫淚和入隃
麋小字重封非清真淮海之言情乎約而言之其工緻
而綺靡者花間之致語也其婉孌而流動者草堂之麗
字也洵乎排秦軼黄凌周駕柳盡態窮姿色飛魂蕩矣
僕嘗戲語阮亭古人學槩學畫恥居第二君今詩文歌
詞一切悉踞峯頂使我輩從何生活此雖雅言更為實

錄恐世之流覽是集者都未免黯然氣盡也

新安孫氏族譜序

予友孫子無言高明之士也一日出其族譜屬予序將修輯而增訂焉葢自唐咸通間其始祖金吾公徙居新安至于今殆千歲矣由金吾至無言為世凡二十有七而其世系之先後生卒之年月墳墓之處所皆歴歴可考云余嘗怪今之稱望族者不計道里不問源流千世百世之上有人焉則推而遠之曰某某某之始祖幾世

祖也千里百里之外有人焉則引而近之曰某某某之
叔伯兄弟行也求其歴千歳而逺其子孫猶能道其祖
宗之行事與夫廬墓之所在支姓之所分如孫氏者百
不得一二焉余生雖晩猶及見前輩有生同里仕同籍
而單寒華膴迴不相援者夫何二三十年之中而風俗
澆溥遂至于此嘻可嘆也令無言守其清白之門風不
援聲勢以為髙汲汲乎以睦族為念既又慮其族大而
難周先自本支彦達公以下修訂成編以次及于通族

其世系生卒墳墓必書必悉視昔為詳若體爻貧隱德躬操獨行者則人各為小傳附于譜後嗚呼其用心亦良厚矣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夫桑梓猶致其恭行葦勿忍其踐而况乎一本之親同體之戚乎以此知仁人君子之居心如是其深厚也世之覽孫氏族譜者仁孝之思亦可以油然而生矣

吳維申策稿序

士之所以致用者存乎言所以立言者存乎志志夲

者其言必誕斐然若雕繢之工而靡切于體要之實爛然若春華之鮮而罔裨于當世之務斯二者君子病之若夫忠誠之念溢于中利害之形熟于外則雖處疎賤之列際太平無事之時而其發之為言恒慨切著明而無所締飾于漢之孝文治稱極盛賈誼以洛陽少年上書陳事至欲為痛哭流涕若不可以須臾少安者彼豈好為危言激論以聳人主之聽哉忠君愛國之心內結于中而誠有所不可解也進士吳甫及少時即以天下

為巳任平居讀書無日不討當世之務而講求之故其所為擬奏二十篇大而非夸文而非誕切切乎如藥石之必可以去疾鑿鑿乎如菽粟之必可以療飢竊觀當今天下治安無事殆二十餘年矣

聖明在上百度具舉所未就理者不過一二損益之端因草之故耳草茅新進之臣宜若可以無事于言者而甫及方且慷慨論列區區之誠必欲獻之

闕廷而後巳假使居得言之地值當言之時有不引裾

折檻犯顔無諱者乎則其志誠有大過乎人者而修辭之善固其餘事也昔蘇洵眉山一布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諸篇歐陽修嘗奏之仁宗下詔褒徵令所在為之勸駕令

朝廷受言納誨百倍于至和嘉祐之時公卿大臣賢如歐陽者比肩而立甫及又已釋褐補吏非明允之比行且有以此書進次第見之施行犁然有合于當世之故斷乎其可知也不然有其言而不得達達矣而不克見

諸行天下將必有任其責者于甫及又奚病哉

重修海鹽學宮序

吏茲土者將以為政也為政而不得其要則雖戴星出入日不遑食而鮮克以奏理教化者為政之要也教立化行則人咸知修倫而崇讓敦詩而說禮其君子文而有檢矜名節而砥廉隅其小人愿而有禮爭慕義而重犯法古之君子所以致美于簡冊者蓋誠從事于此而不事乎錐刀繭絲之紛紛也鹽之俗于三吳號為最樸

比年以來淳風漸散凌長上扞文網者歲且屢告此無他教不立于上化不行于下故也欲興起教化莫若崇建學校自

國家定鼎二十餘年之間宰吾邑者軍興旁午退食不暇槩有志焉而率皆未逮璜辟之宫日就圮廢車服禮器踈陳于榛穢之區博士生徒講肄于風雨之室弦誦輟而弗聞像主頹而莫整吁是可慨也我明府湯公之來以經術飾吏治親人而好士弛法而心行下車朞月

即與學諭張公謀所以庀材程功焉者撰辰修繕斥俸
辦具僚友輸將以赴公庶民子來而趨義斯役也克舉
公其知為政之要者歟余不敏竊念自祖父以來由鄉
校以賓興于國者于今蓋三世矣其沐浴于學校之澤
者不可謂不深且厚矣故不辭弇鄙而樂為之序

吳母胡孺人節壽序

忠孝節義之于人如山岳之趨高如江河之就下如寒
暑風雨之序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此事之至恒而分

之所當然者也顧執簡之士往往表為獨行以傳之無窮者倘亦有世道人心之慮乎新安吳太孺人余友爾世母也年十七事天明先生二十三而寡今年六十有三矣當天明先生捐館舍爾世猶在娠兩尊人在堂内無期功彊近之親外無應門五尺之僮孺人能事舅姑以孝育遺孤以慈持門户以儉勤睦里俗以恩恤嗚呼亦賢矣哉士君子有心世道讀書見千百世之上有慷慨慕義之事輒咨嗟頌述想慕其為人當吾世而庶幾

一遇焉雖埋芳窮僻之鄉匿采蓬茅之下亦汲汲焉表章之不少置令予與爾世稱昆弟驩握手結言登堂拜母其于孺人之懿行不啻習聞之而習覩之矣而不一為咏歌以介其北堂壽母之觴豈心之所安哉余竊怪世之壽孺人者每泛之引守節存孤之概以粉飾其文而其四十餘年之苦心多缺畧而未及詳夫以吴氏數百年詩書禮樂之澤寄之一婦人女子之身既奪其所天又投之艱大有如徇同穴之義則不能存藐孤矣而若

斷若絶之際又不知幾經拊畜以至于今甚且流離兵燹之餘拮据凋殘之業室中之甘旨户外之經營族閭鄉黨之任恤靡不是責而是備則此四十餘年之中有一日非生民之至艱荼苦之極哀者乎古之所稱列女或以從一為心或以立孤為志一節所至咸足以垂美來兹從未有難苦備嘗盡禮合節如孺人者則孺人之宜稱觴而燕喜無疑也余八齡失恃十五又喪父鮮民之痛内戚于心覩孺人之所以教爾世與爾世之所以壽

其親者既為爾世慶又不禁黯然自悲已

盤城遊草序

盤城遊草者先姊孌如之所為作也往日海宇承平門祚方盛先夫人之教諸姊女紅纂繡之餘并及文翰姊年未笄即能拈韻逮歸龍孫理內教治生産操作之暇時手一編不少釋賦咏之事有間矣乙丙之歲偕龍孫之官遼西衙齋無事復修弄墨燃脂之業南還後出以示余余覽而心異之以為我姊之行乘輜車擁騶從鳴

琴在堂鼓瑟在室其觸境發聲宜多愉樂抑何音之哀以怨也既反覆尋之乃始得其意之所存當龍孫之就官也太夫人春秋高不能涉關塞就禄養姊雖遠在萬里採蘭之念心未嘗一日忘今吾姊往矣而詩卷具存一篇之中必三致焉夫賦詩以觀志也姊之志可以感風人而被彤管豈僅僅一二秀句流徽巾幗哉宜龍孫讀之而悲悲而不忍沒其志也然予竊有以為龍孫慰者予家自侍御公以風流被服兄弟姑姊妹若而人才

質皆不後于人而賦命率多蹇薄玉碎于前芝焚于後
傷心之事比比也姊生有倡隨之樂子女之歡履境多
郁委順非夭視諸兄弟姊妹之中所得爲已厚矣龍孫
雖重傷其志乎空存長簟之悲固可以不作也

壽槐眉毛明府詩序

頓網八紘綰符百里氣吞八九盤紆雲夢之鄉水擊三
千排宕滄溟之色儷日則三冬廻暖侔風則百卉紛披
雖河陽縣裏競載潘令之花蠡邱館中勿剪李公之樹

以今況之曾何遼落蒭菲下材泥塗賤士片言之重埒梓漆于勞薪一顧之榮加駑駘于騄耳昔王仲寶之題丹霄張安昌之開絳帳未易方玆嘉遇邁此徽音者也序當陽月時際揆辰添日線以初長懸月弧而將滿迎階歷草猶含一葉之滋吟閣官梅先破小春之蕚賡樂只之咏不羨南山稱酌彼之觥何慚北海樂成三闋仙人鳴碧玉之璈頌獻九如上客躡文珠之履矧邀榮于國士敢後祝于封人敬沥微誠用宣短韻凡一百二十

言其辭如左

悔齋制藝序

今之以古文詩歌知名于世者衆矣求其無愧於古人而行之遠者亦往往不乏其人也獨至於制藝則勦說雷同可傳之文益寡豈束於有司之令有才而不克自見歟將成敗得失之故擾其中而使然歟將有其人有其文而吾未之知歟汪子舟次今之能為古文詩歌者也其所著悔齋制藝若干首藏之箱篋久而未出近始

得而卒讀之理醇而旨遠粹然一家之言然後知汪子邃於經學才之無所不宜如此也嗚呼余固知汪子者而得其一幾失其一焉則今兹讀其文而亟賞之庸遂謂才之已盡於是乎夫才之為用無窮而耳目之及有限則余之知汪子也亦僅矣

汪舟次經義序

聖人之道莫備於經士茍志於道抱遺經而誦說肄習之將以得於心措於身豈瑣瑣焉文之為哉然而生千

載之下不得聖人親炙而私淑之又不克究其遺緒討論其指歸則聖人之意終無以大白於天下後世蓋文之不可已也如是今之談經者勦說以為高夸詞以立異外彊中枵偭於矩矱若是者須以射策决科可也非以載道也汪子舟次以文學舉首入官翰林文名蔚然溢於輦下同時館閣之士圜視措聽咸以為才比出其經義百篇相示理邃而純詞閎而肆然後知汪子湛深於經學久以志乎道者也楊子不云乎書不經非書也

言不經非言也率是以往因聖人之言以求聖人之心於以幾於道也何有毋徒使人謂子才人也則愈矣

何涵齋吟懐集序

屯部何涵齋先生善為詩顧不屑以詩自名每含毫得句輙藏弆篋不輕出以示人余與之定交垂二十年卒未嘗知其為詩人也兩年來同官於京師朝夕過從始得其篋中所藏吟懐集一卷發而誦之斐然風人之作是何旨深而言簡也夫唐之詩人自錢起吉中孚崔峒

著名字於大歷間號為才子而今考藝文志所錄僅各有詩一卷詩之傳不傳其不繫乎多與少也如是於先生是集奚憾乎若其體性鎔裁則施愚山先生常讀而亟稱之曰情深法老油然餘響五言恬淡尤擅長城嗚呼是亦知言矣哉

湖廣通志序代

郡國之有圖志蓋史官之流也古者九邱之書與墳典並重故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以作貢又使益臚山

海之所有疏而記之以作經而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人民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土訓道之以詔地事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小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志誦訓道之以詔觀事是其義也葢以天下之大土地風氣異宜苟不得其寒煖燥濕之制剛柔輕重遲速之齊雖使聖人為治無能絜聲教而使之一而六官之典亦終至於扞格而不可用甚哉志之不可以已也哉

國家總攬六合彌天紘而四維之濮鉛祝栗之區罔不
率俾遹者
詔下郡國徵其圖志以考文軌之同而楚之守臣綴輯
見聞彙為湖廣通志八十卷以上夫楚地跨梁洋蹦宛
葉襟佩東吳枕輢百粵肘加庸蜀而牙互於且蘭句町
之鄉幅員數千里南方諸州無與比大自五帝三王之
世入隸疆索風會匆殊馬熊湘軒轅氏之所登也朱陵
紫蓋之墟堯舜之所以輯玉而勤后也蒼梧之野禹下

車泣罪處也荆湯之王業所自始也江漢之間文武之
化所首被焉者也楚之為楚濡染於聖人之德其既久
且遠也如是今又有
聖天子在上煦嫗覆育仁漸而義摩之則其山水之雄
深風俗之醇茂人文物產效靈而貢珍蔚然甲於天下
固其所也說者顧謂周太史之所掌十五國之風細不
遺於曹檜而楚獨無風春秋衣裳之會大不列於諸侯
以是為楚病疑不得與齊魯埒豈篤論哉至於楚之有

志則自古昔以來代有撰述如盛弘之之於荆州吳從
政之於襄沔湘中山水之記武昌風俗之編皆流聲藝
文可資典實然未有合全楚為一者而是書博採廣蒐
折衷至當於以參掌故而補史氏之缺遺洵非特刑法
之一家地理之一類也臣以楚人備官䜟近獲睹是書
之成因綴詞簡末以奉揚大同之庶幾莊生所謂邱里
之言云爾

陸舒成稿序

自鄉以升於禮部自禮部以升於天子之庭三閲歳得百五十人與是選者殆所稱能言之士也然是百五十人者操舍不同趣仕於朝内外簡劇所業滋殊求夫先資之言一一相讐者十不得二三焉是何名實舛謬言行之不相符歟夫言之淺深遠近詳約不必同要之於道而已故一日言之終身復之而不厭否則外澤而中枵猶虛車然莫可行也陸子舒成弱冠登上第褎然以文章名海内其所譔述閎而深醇

而肆縱横變化而不淈於聖賢之法天下能言之士衆矣審若是得不謂之道矣乎今舒成方為吏有仁民愛物之責推是道也以往用之一邑一邑猶是也用之天下天下猶是也獻身成信之實有大異乎朋儕萬萬者以其言知之也嗚呼修辭六藝之末耳而藝之成也因其末可以得其本其措而及於物也若執左契然然則世之不能言者務先慎其所之而其號為能言者亦勉思所以自踐已則不之踐而以不知言之名諉諸良有

司也將可乎哉

楊自西四十壽序

世之以蕃祉壽考相祝頌者殆必有説焉將以美種德之報永長國之謀非第為一人之身之計而已也夫匹夫之子側身勵行自旦至暮孳孳為善任恤不能出里閈施予不能潤千里若是而壽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龍蛇皆久於世其於二者何如也名公鉅卿立乎廟堂之上身出而為卿景言發而為霖雨天下之人銘仁而

誦義山暇海澨謳吟以頌禱者億萬而未有紀極咸願
其有松喬之年昌大之澤豈非其致之者有道而頌之
者不爲無據乎自西楊公以名進士爲循吏擢諫垣抗
直敢言爲當世第一年甫四十榮躋卿貳吾所謂種德
而長國者楊公殆其人歟方公之令於粤也清賦稅之
科恤丁役之弊芟除煩苛務敦寬大政未期月報最爲
治行首及入爲諫臣凡粤之蟊賊不便於民者悉條上
封事次第蠲除嶺徼之間沭浴俎豆十餘年如一日則

是公之大有造於粤也吾浙風俗澆薄胥吏掾屬往往
憑陵為奸舞文扞網恣行不法一二不逞之民稍有睚
眦羅織姓名投匭上言譸張為幻莫可窮詰浙西漕白
二糧甲於江南號稱最重邇年以來部議改折折價視
民間之值恒相倍差而一切饋運耗贈之費例不入于
公帑者併徵入之民不勝其困公之在諫垣也上書痛
言其害刁偽之風由是少戢困箕斂者獲蘇息焉則是
公之惠我維桑也當

世祖章皇帝留意鉅麃之時屬玉長楊時親較閱公上書極言其不可同列皆為之心悸而
章皇帝心知其忠寵遇因此加渥
今上御極之四年言事者欲遣大臣巡方廷臣咸知其擾莫敢論止公獨斥言其不便事乃報罷他如獄赦之駁奏八議之平反彈劾之不避權貴苞苴之不入私室皆公之直聲真節表在一時著於天下者也吾觀古來名公碩相功德深而仁和溥者天必錫之以大齡覃之

以純嘏俾其榮懐邦國保乂黎民益非以壽私之也今公之忠直若此而其徳業又如彼與古史䇿所稱不適有符合者乎由是而艾而耆而老而卿貳而台司而揆輔將以其見之於言者益施之於行於以經邦弘化長我王國固可操券而待無疑也烝民之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公其備樊侯之徳者歟崧髙之詩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余其慕吉甫之志者歟

誠得斯意也以為公祝則雖侈陳蕃祉壽考之辭不為無據矣是為序

崑山徐太夫人壽詩序

皇帝御極之十四載崑山徐太夫人年登周甲吳中士大夫交讙於健菴彥和立齋三先生者咸思所以壽太夫人因遍徵海内能文之士著為詩歌以介萬年之觴適聞之古之所以為壽者或以令名或以好德或以蘩祉往往形諸篇章埀之來禩令也不然緐稱曲引誕而

無實為諛而已謂之古志也可乎適於太夫人誼猶子也因得隨諸士大夫之後旅升於堂奉觴上食則進而祝曰願太夫人聰明聖智康強而悅懌益自好行其德振九族潤千里俾遠邇長沐仁壽之祉以靡有終窮又祝曰願三先生益昌大其所學暦其緼積光賛訏謨惠濟宇內以答

天子寵渥至意以無負太夫人之慈訓又祝曰願公姓公族被太夫人之風教温仁篤厚益光大於而家以克

永世於是太夫人忻然受觴未可知也若夫詡科名之

盛事陳纓紱之顯榮引西池笙鶴之文述南山松栢之

頌則太夫人方避盈思損推挹而不居其不欲聞此也

審矣既祝而退乃各獻其賦詩若干首夫賤以先貴重

以後輕古之志也某賤且不敏故敬述其事以為諸詠

歌者先焉

周大將軍年譜序

來安周公以甲第起家官於江廣咸有當官之譽當甲

寅乙卯間逆臣干命嶺北諸州亂者四起大者殘郡縣
小者掠鄉聚公時將兵于虔倡率三軍激厲忠義轉鬬
疾力次第削平幕府列上其狀首公之多遂佩牙璋綰
金印鎮撫秦晉實為
今天子干城禦侮之佐余籍金椒與來安為鄰邑既已
習公之名字及在史館時時從士大夫推論武功益以
公為賢惜乎其未獲從公游豐功偉績僅得諸梗概而
莫之能詳也今年八月始獲交公之嗣君次叔先生於

京師因得讀公之年譜益公年方五十有八凡門閥資
履戰功兵法図不具載於譜中至詳且核異日若
天子修凌烟故事嘉公之功將法其形貌旌其勲伐以
傳示無極是譜也可以綜掌故備實録余不敏尚能執
管而詮次之

袁太夫人八十壽序

從來史冊所載婦人女子貞專婉嫕之行多矣如張禮
修桓少君李穆姜之倫皆能被服禮義卓然自異於流

俗故當時稱之後世述之身不越梱閾之中而令名洋溢至於今不衰當今之世内德鮮聞求其無媿於古人者千百之中罕得一二焉葢女師之教不明於天下乆矣每一流覽簡冊輙憮然嘆之比年以來官京師竊見士大夫之顯其親者必博徵詩歌以頌述所生之美形管之書歳無虛日則又悄然以思以為一操一藝之微古人必採録之以勸於後猶且代不數人人不具美而今也若是是何内德之茂也夫閨門之行大之可以

爭光於竹帛其實不過酒漿絲枲之常質言之而可信無取乎辭之費也使必矜情飾貌繁引曲陳千聲雷同如出一口無乃實不足而襲之以文乎殆亦夸而不可信矣東明袁太夫人同年霽軒之母也霽軒才名葢海內而德器淵邃粹然本於儒者一時同館之士與霽軒遊者心折而意消咸知其疇昔之日紹衣於河汭先生之教至深且厚而太夫人之秉禮蹈道不愆於素所以玉霽軒於成則鮮有知之而能言之者某與霽軒交若

昆弟懽於太夫人之行事不啻習聞之而習覩之益其專心正色執勤持久之道實足以型當世而風來葉非直無愧於古人已也當太夫人以名家子明習詩禮之訓嬪於河汭先生逮事舅姑榛栗必虔盥潄有恒節先後間無幾微憾女順彰矣河汭先生故積學以太夫人内政理得益肆力於古蔚為儒宗其宰於夏於洪洞於壽光皆有政績可紀太夫人實贊成之有羔羊退食之節而無北門大夫之憂陰德成矣洎河汭先生即世太

夫人以一身綜內外則視張太孺人湯樂唯謹分宅以處姒氏終其身又能禦患捍災恩勤鬻閔以教霱軒兄弟迄於有成壼職修而坤儀備矣且女德之所重者三爾婦道也妻道也母道也古今所傳列女類皆一行之至焉有能兼於茲者乎則以禮修少君穆姜視太夫人彼且有慙色矣嗚呼是誠可頌而歌也今嘉平之月值太夫人設悅之辰霱軒方備官禁近為天子文學侍從之臣懿昆歐少先生扶持里門曲承色

笑出者有祿養之榮處者有白華之潔人倫之盛於斯為極而霽軒之志則兢兢焉以終身弗辱為孝不務為華言相勝𪗋𪗋如世俗之所為是雖太夫人之𡽹音嘉則有無待於言而自見者要其謙抑冲和亦太夫人之志也昔宣文君年八十視聽無闕令太夫人亦八十聦明康健殆又過之某幸居猶子之末不獲就里第受業備生員百二十人之列竊有深憾是用以質言為侑爵之詞夫亦言其可信者而已

廣陵劉子 䴘 選戎昱詩序

詩以唐人為宗固也然初盛人詩如化人之塔七寶莊嚴乃至無階級可尋至大歴以後則漸有神韻可以領會谿徑可以尋求清芬逸藻往往在文字之外超然獨秀令人一唱三嘆流連而不能自已近人未有晚唐片字輙妄欲貶格錢劉規隨李杜此無異於見西子之容者不能學其天然之美而僅僅比擬於折腰齲齒之間見者有不以為鬼物幾希矣戎昱詩在中唐亦矯矯拔

俗好去春風之句見知於上官漢家青史之什嘆賞於明主他如桂州臘夜雲夢秋望題招提寺韋氏莊諸篇靡不深情遠致清綺芊眠方駕隨州平睨補闕廣陵劉子博雅之士也將彙刻中唐諸家因先以此集行世予謂今人尚志於聲韻之學不必窮深極髙即以此集手披口哦朝夕肆其力而不厭於以升堂入室吾知其必有合也若必以為中唐也者而卑之不道則事殊于刻鵠情等于效顰非予之所能知也已

高立夫悼亡詩序

嘗讀潘令悼亡詩長簟空牀枯荄落葉之句未嘗不惻然傷之至其終篇寄愧於東門豁達於蒙叟又未嘗不歎其以禮止情節而不過庶幾其得乎風雅之遺意也荀奉倩東京名士至取冷中庭以身爲殉卒爲千古感德之累自荀以下又奚譏焉高子立夫天才濬發思若涌泉凡所結撰多言情之作所賦後招魂及悼亡諸詩聲繁調促凄然似秋余嘗一再誦之輒不覺其感人之

至此極也然由其詞以尋其大旨之所存則哀而不至於傷怨而不及於亂纏綿曲折而卒要於正庶幾其近乎古者且得由是以想見其平時有静好之樂而無燕僻之私有和敬之美而無淫放之失抑又可知也騷之源始於屈原後人祖之凡聲之哀厲而噍殺者咸系之乎楚然往往譎詭慌惚求其有合乎古者吾未之多見也立夫諸作雖楚聲乎君子蓋謂其有古志矣

歷觀古今諸詞其以景語勝者必芊綿而溫麗者也其以情語勝者必淫艶而佻巧者也情景合則婉約而不失之淫情景離則儇淺而或流於蕩如溫韋二李少游美成諸家率皆以穠至之景寫哀怨之情稱美一時流聲千載黃九柳七一涉儇薄猶未免於淳樸變澆風之譏他尚何論哉曠庵與僕交十年矣晦明風雨蹤跡雖踈而窮愁略似僕自難後鬱伊無聊時浮沈於八十四調之中淫思綺語不免為秀禪師所訶遣曠庵年來𫎇

落不偶亦復有香草美人之感其所作長短調及和漱
玉詞若有所寄託而云然者僕覽而心善之以為妍雅
綿麗頗與晚唐北宋諸家風致相似夢窗後村白石以
下雕繢過之終無以尚其天然之美也或謂語涉言情
不嫌刻畫審爾則色飛䰟艶之句將不得擅美於詞場
耶不知填詞之道以雅正為宗不以冶淫為誨譬猶聲
之有雅正色之有尹邢雅俗頓殊天人自别政非徒於
閨襜巾幗之餘一味儇俏無頼遂竊竊光草蘭苓之目

也昔揚子雲嘗有言矣曰詩人之賦麗以則僕於曠菴之詞亦云

紅豆詞序

詩之有和韻非古也古者歌必有和所以繼聲也籜兮之詩倡予和汝郢中之曲和者數千人是也至取一韻相仍往復十數長慶松陵實為之濫觴焉然屬和愈工而詩格愈降矣於詞亦然北宋以前作者林立而未有次韻蘇黃兩公間一為之猶不免小作狡獪稼軒後村

乃始逞奇鬬博短篇長闋靡所不有雖其才氣使然非詞之正也趙子澄江早負才名詩歌下筆妙天下新著紅豆詞一卷率取古人佳咏依韻和之此猶絶塵之騎不走長楸大堤而馳騁於巉嵒深岨意若欲以俊自見者然其逸思風生妙意天屬片言隻字與古人爭長於毫髮之間固其勝場也假使辛劉復起與澄江擘箋分賦刻燭聯題正未知頷下驪珠定屬誰手又使澄江巧心抝獲不為和韻所拘吐珠玉於行間標風雲於字裏

不知驚心動魄更當若何也僕年來幽憂道學柔情頓盡於金荃蘭畹諸製味如嚼蠟世之頑鈍未有如僕者也縱使取紅豆一編歡喜讚嘆等諸舞草按歌游魚聽樂耳烏足增長紅牙聲價哉

送王貽上赴官廣陵序

夫三吳巨麗雲稠崑軸之前六代繁華綺合江都之內梅舒東閣如待何郎夢入青樓疑逢小杜莫不人稱仙吏地美神臯而運會既殊風流頓改平山宛在曾無攬

勝之晨吳榜紛來不盡觀濤之客鶴籥旦開則趨陪于公府星槎夕泊則躑躅于車傍餘子固所甘心我輩能無短氣王子眙上夙躭雅尚殊少宦情筮仕此方知非素志顧俗人不察以逆耳絮陳以為煮海採山擅沃饒之號蕙心紈質標藻縟之名此猶援雉絃以解獨居之苦操吳吟以慰懷土之情詎足釋彼煩寃適以增其輾仄者也然而南馳漲海相望孫烽北走青齊居然四奧安知非假此盤根供兹游及加以心操不染則酌水皆

清道本中孚則潛鱗可格昔人往轍信有明徵況貽上之天性黙成無勞緣飾者乎僕濩落風塵栖遲羈旅才不逮王交深知子倘以樂郊為頌則是燕雀之賀連雲即以孔道為憂亦似桃人之訾土偶聊慰藉於生平益自傷其卑賤一尊祖道併系以詩

房公名宦録序

三原房公於明崇禎間以進士高第知安邱縣廉静不苟能以德化其民在職四年政為三齊表公既没其遺

愛在人久益見思於是安邱之民蒲伏奔走守官廷為請祀公於學宫而輯其治狀為房公名宦錄所以答前勞勸來美也竊嘗稽之往牒凡吏於一方有益於民者所在輒為之立祠歲時致醱桐之鄉安陽之亭皆是也沿及後世則浸假而遂失其真由是有回絢之失有湮沒之虞名實交喪比比則然今公之去安邱四十餘年于兹矣其繼公之後來宰是邑者蓋不知其凡幾而邑之父老暨其子弟無論公與不公咸惟公之思夫其為時也

久則評議必公久而不能忘則功德之及於人必深且厚與夫世之竊竊爼豆間者誠大不侔也公旣以治最徙官兵部主事里居之日值李自成陷秦抗志不屈絶食而死大節炳然不專以吏治顯覽是録庶有以得其槩焉

松桂堂全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松桂堂全集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邹樹德

欽定四庫全書

松桂堂全集卷三十八

吏部侍郎彭孫遹撰

延露詞一

小令

十六字令

聽蛩

蟲切切哀吟不肯休愁人處多在五更頭

南歌子

揚州

青雀芙蓉舫紅闌楊柳橋聽徹玉人簫一場花月夢可憐宵

荷葉盃

問病

花落木樨庭院重見骨細不勝衣支離憔悴總因伊知麽知知麽知

曲廊

今夜霜風凄緊陣陣行到曲廊邊暗中扶遍小欄干寒

壓寒寒壓寒

擣練子

送春

啼鳥歇小庭空幾陣蕭纖幾陣風獨倚危闌閑極目子

城一帶綠陰中

望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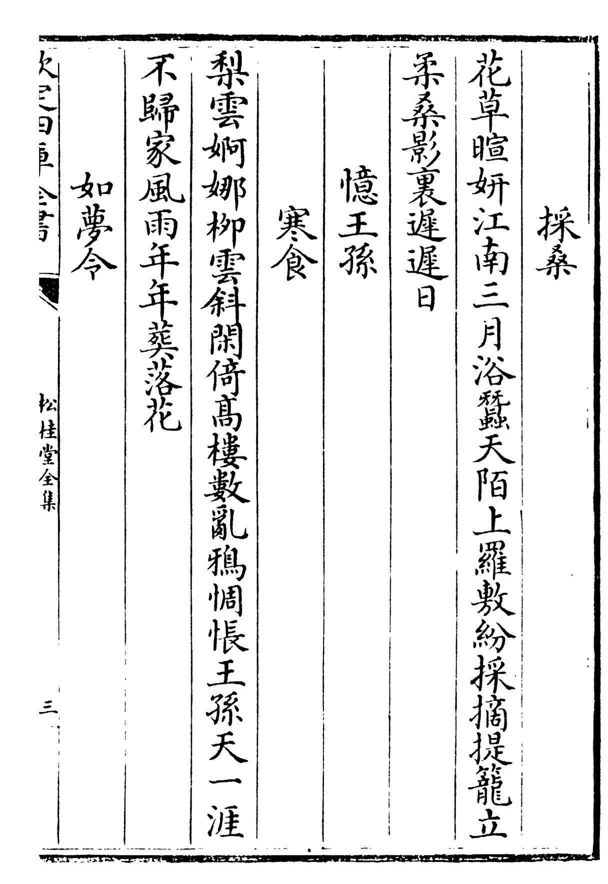
即事

山郭静春色正紛披楊柳風柔吹絮粉海棠雨膩濕胭脂憔悴惜芳時

山郭静樓閣迴連雲歌管邀迴桃葉楫舞茵催試石榴裙可惜日將曛

山郭静亭榭最清幽琪樹花殘猶旖旎靈和柳悴亦風流往事憶成愁

南鄉子



採桑

花草暄妍江南三月浴蠶天陌上羅敷紛採摘提籠立柔桑影裏遲遲日

憶王孫

寒食

梨雲婀娜柳雲斜閒倚高樓數亂鴉惆悵王孫天一涯不歸家風雨年年葬落花

如夢令

惜别

昨夜桂堂深處風剪燈花如絮玉漏一聲殘苦死催教人去無語無語淚眼頻偷覷

春晝

玉礎朝来生潤滿地落紅成陣微步下香堦泥涴雙鴛小印春盡春盡吹到荼蘼花信

長相思

閨恨

約歸期盼歸期畢竟歸來是幾時瞞人書疏兒　長相思短相思盡日相思君未知懨懨瘦不支

目成

啟園屏下重旌解意銀釭故不明今宵好目成　夜香清墜釵橫燈下頻頻相喚聲教人待怎生

河滿子

遊仙

獻罷金蔬玉菜吹殘鳳竹龍琴好趁天風尋舊侶逍遙

碧嶠青岑歸自安期海上懷中一寸仙椹秦皇遣徐福入海求一寸椹

寄語

忙裏彈棋擊㮰閑時酌酒鳴箏奇服居然人不識髙冠短後長纓寄語里中兒子何妨謂我狂生

生查子

旅夜

薄醉不成鄉轉覺春寒重枕席有誰同夜夜和愁共夢好恰如真事往翻如夢起立悄無言殘月生西弄

去歲

去歲寄寒衣細熨襟前皺春服又重縫何日歸来候青鳥去傳言只說人依舊腰帶沈郎寬禁得添消瘦

昨夜

昨夜夢無憑强起窺粧鏡錦字授行人殘鬲光猶凝此去見檀郎情事應詳省生怕不思儂但說懨懨病

病起

小礎綠陰粘片榻黃梅涴迸水簟文流人藉青苔卧

鄉字幾時来旅病纔輕可往事莫思量想着如何過

醉公子

訊使

前月行人去屈指来何暮叩戶料應来鄉音傳尺素

尺素幾行餘不見故人書難道不相憶沈吟雙鯉魚

點絳唇

送春日與袁重其花下小飲

草㬠鶯飛行人多上全吳館月洲亭畔重把春衣換

新綠南園已覺參差遍花如霰君今不醉負却提壺勸

浣溪沙

病况

却月横雲悄未舒看花踏草興全踈屏山寂寞夜如何

燭炧香焦猶未寢幾回偷看寄来書感他珍惜怕他

虛

春遊

花柳暄萋不自堪呆鶯歷歷燕喃喃斷腸春色在江南

麥隴摧風輕委浪蘋波蹙雨淨拖藍旗亭歸去酒微酣

容中小寒食作

容裏佳辰衹自憐白榆初改漢宮煙覆堤柳色正三眠芳樹乍鬧花氣息小樓幾見月團圓教人無奈暮春天

踏青

翠浪生紋漲曲池春深閨閣弄粧遲弓鞋羅襪踏青時

鵶髻輕分金縷縷燕釵低颭玉差差杏花香雨細如
絲
一幅帆飛十里流白蘋芳渚放輕舟洞天何處最深幽
紅杏枝頭寒食雨碧桃花外夕陽樓千條弱柳綰春
愁

豔情

睡鴨凄清夜未眠銀荷低炤象牀邊七襄錦被八蠶綿
皐厭細拖紈簟上諸龍私貯繡襟前玉郎長得玉人

憐皐獻見水經注

閨思

蟬翼裁成稱體衣妍和風日燕交飛遠山泓黛一行低雨滴櫻桃隨淚落心緘荳蔻怯人知殘鶯新絮斷腸時

美人春睡

粧閣深深鎖碧苔春眠嬌倚避風臺海棠着雨未全開金蝶暗寬文綺帶玉鈎微卸錦綦鞋檀郎莫自認人

来

鑾江舟中集劉隨州句寄孫無言

古木寒蟬滿四鄰蕭條環堵絶風塵何年家住此江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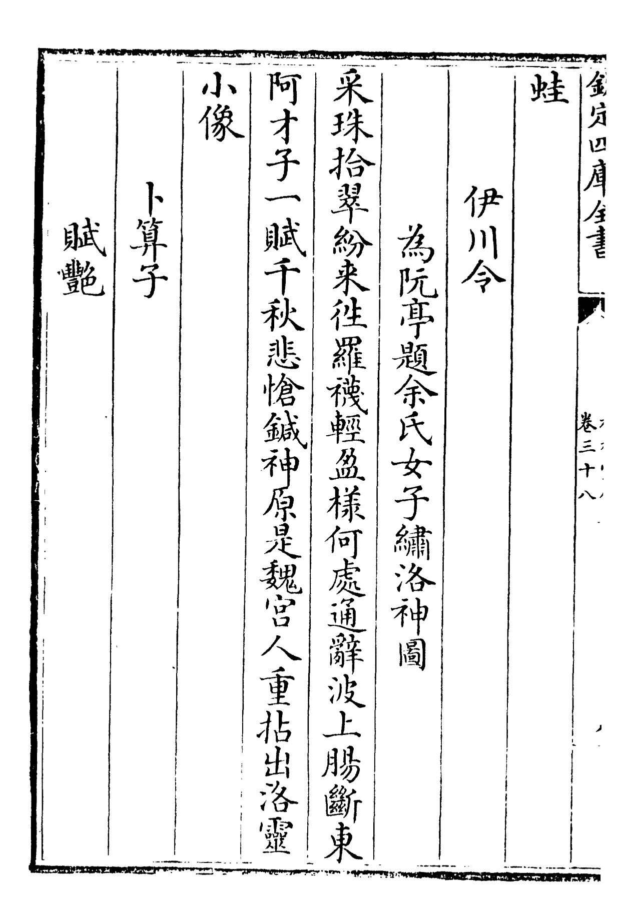
漢水楚雲千萬里不堪秋草更愁人臨岐南望一沾

巾

初夏

小閣氷簾軸畫乂水沉煙重暈輕紗鵲鑪分火潑新茶

緑竹傅將歡子粉紅蕉憐殺美人花一池春雨鬧鳴



蛙

伊川令

為阮亭題余氏女子繡洛神圖

采珠拾翠紛来往羅襪輕盈様何處通辭波上腸斷東阿才子一賦千秋悲愴鍼神原是魏宫人重拈出洛靈小像

卜算子

賦艷

又報玉梅開笑泥青娥飲去歳留心直到今醉裏如何禁　身作合歡牀臂作遊仙枕打起黄鶯不放啼一晌留郎寢

夏至日

纔過困人天又把黄梅做試捲疎簾一倚欄小雨吹紅醋　草草百年身悔殺從前錯来日還如去日長没箇安排處

有懷

簟影滑生雲蓮襪清過水好月微風入夜分記起當初事　鈿盒悵空存愁病看如此仔細從前暗忖量值箇相思死

醜奴兒令

雨窓讀悔菴弔琵琶樂府

從頭細數傷心事幽怨琵琶哀拍胡笳一代紅顔萬里沙　沉吟掩卷愁無限風鬧牕紗雨滴簷牙蛺蝶多情昔殉花

臨別

畫橈約在春初發暗數流光羞整新粧不到臨時已斷腸　繡幃今夜人清悄雨滴空堂花落空缸數盡更兒嬾上牀

減字木蘭花

重過鴛水客樓

鴛央湖畔曾醉嬌歌聽翠管湖雨湖煙不見于今又幾年　重來颿影蘭葉蘋花秋色淨題句空留行裏塵生

水面樓

菩薩蠻

京口遣信南歸因題書尾

繡衾孤擁春寒峭窗前小玉迎人笑報道遠人回郎君有信来　循環都讀遍腹内車輪轉何日却歸家懨懨瘦損花

中秋月落催蘭棹清明寒食逡巡到青鳥縱傳書不歸仍是虛　舊歡真似夢畢竟功名重含淚待歸期從頭

細問伊

去年除夕蘭缸下熏香被酒更深罷鳴指又嘉平迢遥薊北行　門庭清似水淚滴鴛鴦被夜夜捧心眠何人著意憐

斷紅小頰芙蓉淺檀痕新漬香襟煖雁字下平蕪還勝雁也無　情知歸未得不是輕拋擲寄語好加餐春来風雨寒

除夕阮亭廣陵署中守歲

節序驚心殘臘盡同雲醱雨寒猶緊小煖逼爐煙江春入舊年　芳柑傳綺席好事過除夕香雪動園梅春迴人未迴

閨情

畫檗朱爐花如雨當牕手弄春鶯語半面最宜人屛山一線痕　十重緗綺被赤翡交青翠生小怯孤眠郎衣手自牽

春愁

平蕪南浦萋萋碧殷勤别淚紅巾濕花信半摧殘高樓簫管閑　金猊空自爇不解鴛鴦結何物似相思相思無盡時

夢起

秦箏小炷銷宮餅繡衾一疊文鴛冷儂已不成眠知伊更可憐　晨光生牖裏曉幙長孤起春夢太分明闗人半日情

春寒

夜寒酒薄眠初覺一鈎殘月懸樓角小篆冷香筒香煤半粟紅　垂簾還涉想髣髴金釵響數盡短長更東方不肯明

暮秋閨思

層波不轉眉山蹙有人倚遍闌干曲雲洗碧天空殘陽雁背紅　寒林煙冥冥不見歸帆影望斷又今朝離魂脈脈銷

樓眺

一抹煙鬟青不了遥天幾點寒鴉小落日挂簾鈎捲簾人倚樓　雲帆何處度目盡江南路窈窕月華生斷腸今夜明

題青溪遺事畫冊和阮亭韻作遇

南園粉絮漫天起玉闌干外花陰裏初試薄羅衣金蟬顫欲飛　無端郎驀見刬襪輕風扇驚起宿鴛鴦裙拖繡一雙

又夜飲

春蘂雙吐緋羅燭文犀酒泛葡萄綠裊裊洞簫聲牙娘按字清　按瓊聊作戲莫賺蕭郎醉今夜好秋光月明衾枕涼

又　私語

棠梨落盡花如雪雙雙照影昏黄月泓黛秀聯娟雲鬟亞玉肩　凭闌羅襪倦坐損春衫茜小語怯聽聞嬌波橫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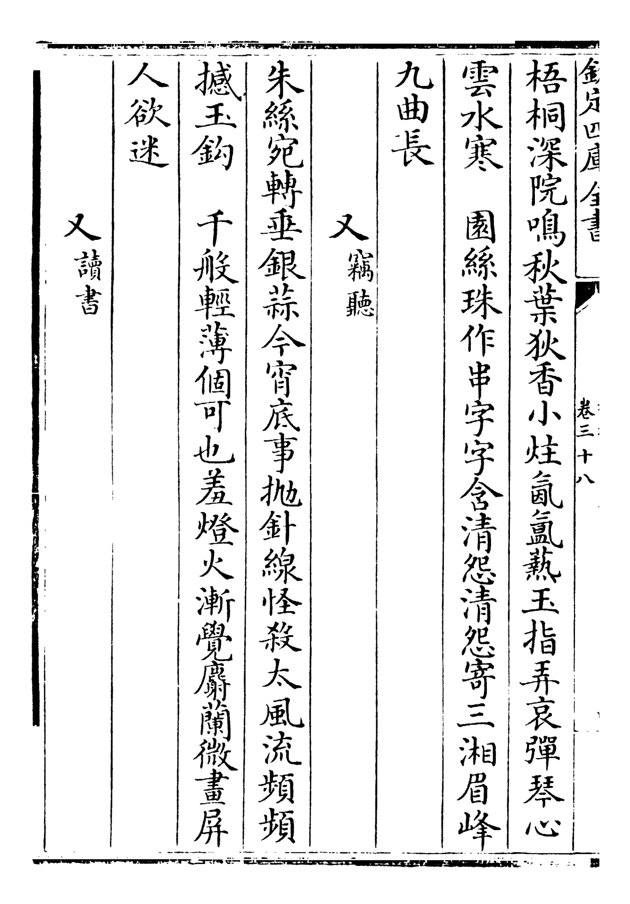
又　圍棋

湘蘭九畹垂垂吐雕籠巧喚紅鸚䳇長日試敲碁嬌慵落子遲　儂家誇好手賭勝朱櫻口却斂細蛾兒含羞欲悔時

又　迷藏

海棠開遍清和近輕蟬低掠雙文鬢玉體藉花藏花深珠露凉　青衣能暗邏莫使窺人躲人影墮高枝玲瓏月一絲

又　彈琴



梧桐深院鳴秋葉狄香小炷氤氲爇玉指弄哀彈琴心雲水寒　園絲珠作串字字含清怨清怨寄三湘眉峰九曲長

又竊聽

朱絲宛轉垂銀蒜今宵底事拋針線怪殺太風流頻頻撼玉鈎　千般輕薄個可也羞燈火漸覺麝蘭微畫屏人欲迷

又讀書

小牕鮮碧凝修竹窗前試展珠函讀日永静無人風来散帙頻　新粧嬌半面莫使悲團扇纖月挂簷頭牙籤索罷休

又　潛窺

元霜擣罷明于雪褰帷人似嬋娟月何必怨羈雌有人簾外窺　嬌羞生不慣驚避檀郎看香汗玉膚潮無聲落鳳翹

又　葉子

竹總畫永清無事南朝舊譜翻新思奇正巧能兼犀籌手自拈　郎休嗔葉子葉葉郎相似盡日掌中擎歡情一紙輕

又 情外

花梢荳蔻含春色風狂雨驟相狼籍懊惱錦屏空胭脂滿地紅　諸姨偷覷看調笑多輕薄一曲後庭花前身張麗華

又 秘戲

枕函𦡶臉明雙玉纖蛾接黛攢新緑歡淚粉香垂為郎忍片時　金鋪横屈戌皓腕頻頻覷覷向蠟鐙中臂粧深淺紅

巫山一段雲

雨牕與程村夜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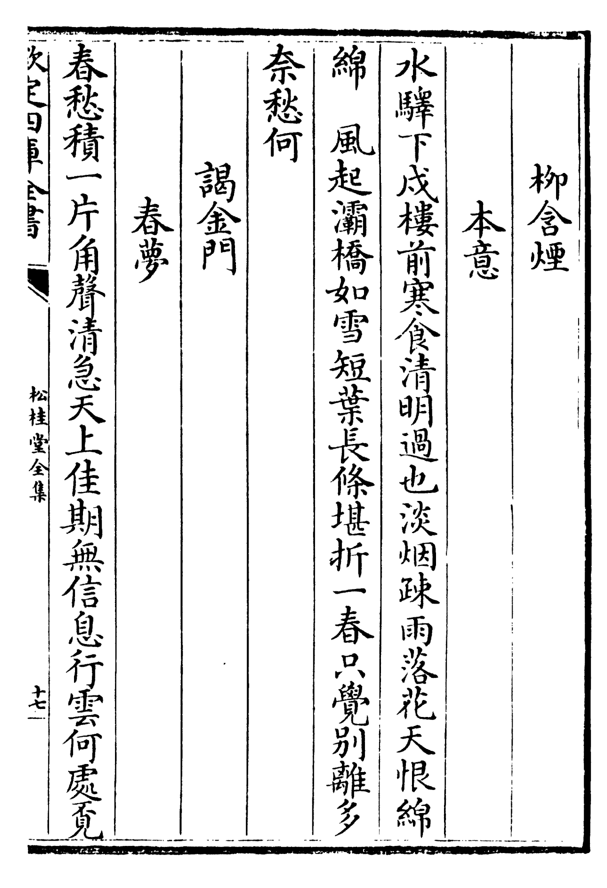
歲月閑中老容華暗裏消清槐好為繫征舠濃緑染長橋　聽雨僧廬静尋詩竹院遥燭花落盡又頻挑不寢費蘭膏

南譙道上

暮火投山郭朝寒過馹橋江雲一色秣陵潮抹斷蔣山腰　秋色低鴻雁清霜急皂鵰汀蘆沙葦冷蕭蕭風雨入南譙

為侯大年賦催粧

侯第珠為帳金閨鈿作車水沉香炷博山爐今夜極歡娱　顧影雙龍鏡更衣百寶襦畫眉深淺入時無笑指月生初



柳含煙

本意

水驛下戍樓前寒食清明過也淡烟疎雨落花天恨綿綿　風起灞橋如雪短葉長條堪折一春只覺别離多奈愁何

謁金門

春夢

春愁積一片角聲清急天上佳期無信息行雲何處覔

靜掩流蘇帳額還似見伊顏色夢破五更風瑟瑟紙

牕涼月白

好事近

落葉

一葉為誰飄染就十分秋色欲借江郎青管賦閨中新

什　小鬟石畔掬清泉捧硯洗殘墨好向斷紅紋裏認

玉人書跡

金蕉葉

新月

新蟾恰恰轉花梢照人半霎誰將明鏡彈破纖纖小指甲　又似人兒瘦怯染輕雲犀梳倒插朝来鉛粉洗淨蛾黃露一掐

清平樂

吳中東寄百旃

少年情緒分付東流去水上浮漚花上露一霎蜉蝣旦暮　故人休問彈冠心隨雲水同寒覓得新来活計筆

牀茶竈蒲團

憶秦娥

黄薔薇

清明近好風初占薔薇信薔薇信脂輕粉薄天然檀暈夜来已覺春寒困曉粧約畧黄兒褪黄兒褪幽香一滴露珠新揾

憶少年

憶遠

閑来極目朦朧不辨江天雲樹懷中數行淚向何人彈與　日日潮迴烏角渡赶不上蕭郎行處仙裙且休繫仗東風吹去

更漏子

五日

展羅衣寛寳纈團就一窩香雪珠箔下畫屏中重施繡抹胸　梅雨濺荷風扇釵上翠符頻顫多少事費沉吟日長倦不禁 毛熙震詞繡羅紅嫩抹酥胸

午飲

額粧輕眉影細髮際瑩瑩光膩妝寶鏡炷沉煙低頭急繡纏　菖蒲碧榴房赤午酒中人無力羅袂薄晚風涼幽蘭被體香

荆州亭

晩眺

小閣愁來獨倚四合彤雲垂地若要不思鄉夜夜除非沉醉　酒後寒生半臂著處牽縈人意珍重舊羅巾曾

搵美人香淚

甘草子

今夕

春恨眈過年時今夕消除盡花月也羞明兩兩生嬌暈

階下綠茵青穩合眼處蘭綈初褪一鬣文犀為伊忍

狂殺人風韻

阮郎歸

旅思

院門花影鎖重重行雲天外峯夢魂吹去杳無蹤此時愁殺儂　風剪剪月朧朧春霜壓被濃萬千心事霎時中狸兒撼曉鐘

春曉

靈扉誰為捲仙旌霞光透月檽幾回欲去又消停朝寒不自勝　明鏡啟曉篝輕宮香分外清依微花氣滿雲屏春禽無數聲

歸思

玉河官酒送行時輕黃遍柳絲仙橋認取再来期花驄驕欲飛　人事換歲華非江雲望眼迷年年風雪滿征衣思歸又怕歸

眉峰碧

春閨

漫把重簾約已覺朝寒畧春色原来一夜深看桃李參差發　紅淚垂銀蠟烟縷青于髮午幙人聲悄不聞隅花細雨流鶯滑

眼兒媚

秋思

空階夜雨滴心頭涼鴈過西樓一行秋色十分歸思萬點離愁　自被浮名羈絆後長似斷蓬流淒淒雙杵朦朦殘月渺渺孤舟

錦堂春

東旣庭

塗轍正妨我輩溪山合老狂夫為報故人休復爾鐘鼓

駭爰居　心已絮泥灰木身撈月滕花奴須知富貴非吾願遮莫執金吾

桃源憶故人

社日

平皐翠縠濃于染一幅晴蕪青蒨舊社酒徒零亂添得紅襟燕　枌楡往事還重見竊炙歸来春宴人在櫻桃庭院今夜停針線

攤破浣溪沙

讀高季迪缶鳴集

何處登臨憶侍郎無邊草樹路微茫依舊青邱湖下水接東江　舊宅已隨烟裏沒遺編曽向篋中藏歎息當時同輩少壓徐楊

武陵春

和漱玉詞同阮亭作

柳𨍏鶯嬌蜂蝶閙春色滿枝頭暮雨朝雲不肯休遮莫太風流　花滿湘江波正綠莫上木蘭舟若向湘江共

艤舟又添得ニ般愁末句多一字照原本

將遊吳門先寄家兄雲客

三月韶光應已暮花事委行塵畫帆擬泛石湖濵修禊及佳辰　寄語流杯亭下客沽酒莫辭貧風吹船玉皺紅鱗一嘔木蘭春

太常春

留别

脆紅嬌白膢殘春香夢細于塵畫閣又斜曛空羡殺烏

龍錦茵　無邊風浪無憑書札從此隔重闉一掬小江津浣不去相思淚痕

柳梢青

感事

何事沉吟小牕斜日立遍春陰翠袖天寒青衫人老一樣傷心　十年舊事重尋回首處山高水深兩點眉峯半分腰帶憔悴而今

月中行

別意

越絲新䌫小裙腰翠帶逐風飄水葱仙席索春饒脈脈暗肌銷　銀箏玉管無心弄人靜後幾點清譙相憐端的只今宵不睡也難消

滿宮花

南園

試青鞋褰翠袖春色南園堆繡白頭猶說廣陵王能使行人回首　錦衣城今在否見說當時宮囿陌上誰歌

緩緩歸只有花開如舊南園在姑蘇子城西南廣陵王錢元璙帥吳時所𠝹衣錦城在臨安吳越王素所居營也

松桂堂全集卷三十八